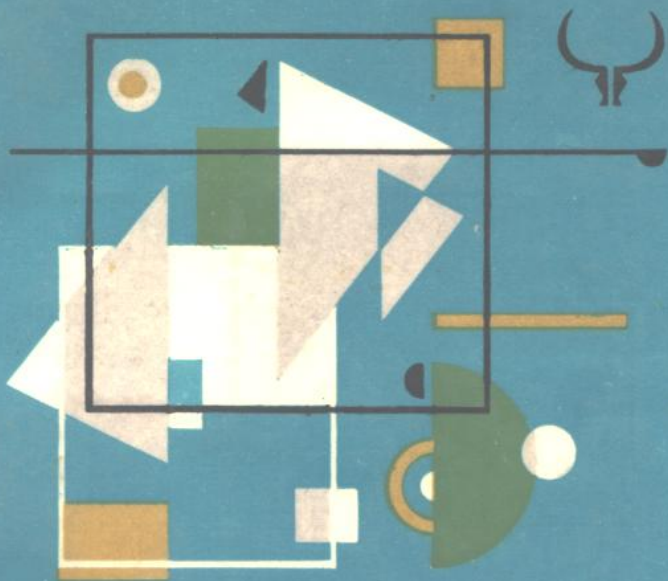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著

CHENSIHESHU



NIUDUCONGSHU

牛犊丛书

NIUDUCONGSHU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ZHONGGUOXINWENXUE

ZHENG TIGUAN

陈思和著

CHENSIHEZHU

牛犊丛书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9562

NIUDUCONGS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1139562

责任编辑：林爱莲

封面设计：朱展程

牛犊丛书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50 1/32 印张 9.375 插页 3 字数 129,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00册

书号：10078·2859 定价：1.65元

126/65

卷 头 语

文学观念在更新,美学思想在嬗变,传统文化在发展。时代正呼唤着变革。我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活跃着一支敏于思索,勤于耕耘,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青年生力军。他们犹如初生牛犊一样生气勃勃。为了反映他们的研究成果,记录他们前进的足迹,鼓励他们继续登攀,我们开辟了这块园地,名曰“牛犊丛书”。

“牛犊丛书”专收青年学人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和中外文学批评的专题论著,一般限于十万字以内。坚持四项原则,提倡百家争鸣。我们期待着探索的佳构、沉思的美果、新颖的华章、潜心的精制在这块园地中争芳斗妍!

书前有序,书后有跋,为一般著作通例。本书丛书每种前有“编者与作者对话”一篇,使读者了解编者组稿意图、作者写作设想、本书主要内

容和其它有关情况，可视为序言，不妨先读。

愿初生的“牛犊”，在这自由的园地里，拉它几回犁，练它几身劲，吃它几丛草，喝它几口水，积累经验，增益才智，献出更多的奶和力，迎接更远大的前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者与作者的对话

编者： 我读完了你的全部书稿，觉得你为本书所写的八篇文章，既能够单独成篇，又有着内在的某种联系。你在这些文章的题目选定上，一定经过认真考虑的吧？

作者： 是的。我在拟定这些题目时，是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构思的。写系列评论文章是近几年来出现的新文体，它的好处是给人以系统性的感觉，但又不象过去意义上的“专著”那样，必须面面俱到，为示全齐而渗进许多水份。它比较灵活，能够独立成篇，串起来又是一个整体，可以全面地体现出作者的总体构思。这本《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实际上是一本中国新文学面面观。它的全部内容当然不是几篇文章所能概括尽的，我之所以先设定这几个题目，是

因为我觉得要打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建立起“中国新文学”这门学科,这些方面是首先需要解决的。这些题目似乎都联系着从“五四”到“新时期”的每一个历史环节,它们不是局部的、某一历史阶段的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新文学史的现象。

编者: 你在第一篇文章里就提出了“整体观”问题,可见你首先着眼的是研究方法的改变。这种研究方法的改变事实上不仅仅使你变换了一个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使以往新文学史上作为定论的一系列学术观点都发生了动摇,造成了对文学史本身作重新评价的大片空旷的领域。你能否谈谈“整体观”的研究方法的意义。

作者: 我在这本书里所要探索的,就是如何运用“整体观”的视角,或者说,即“史的批评”方法,来解释中国新文学史。对我来说,方法论的意义较之新的学术观点更为重要。因为从近年来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状况来看,似乎路越来越窄了。前几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本来被“左”的路线肢解得残缺不全的

现代文学，终于恢复了比较完整的原貌。蒙冤含辱的作家、作品重新受到肯定，被遗忘了的作家、作品重新成为研究对象，过去不敢问津的作家、作品也得到了应有的评价。这一切，可以说是前几年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可是，当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空白被填补以后，现代文学的研究似乎出现了穷尽的兆头。由于现代文学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时空范围之内，研究对象的封闭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研究者过于密集，研究视野大受限制等弊端。要改变这种状况，目前青年研究者正在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开拓：一种是横向的开拓，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就应运而生，追究西学东渐，西卉东植的历史演变，搞清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思潮与流派在中国新文学中的来龙去脉，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形成过程中的外来因素等等。另一种是纵向的开拓，于是有整体的研究方法产生。一九八五年五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中，许多同志提出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以及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等研究课题，都是旨在作这样一种探索。通过对本世纪以来的文学作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来打破过去的封闭状态。我在整体观上想开辟一条新的研究道路，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只不过是给当前许多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探索实践凑凑趣而已。

编者：你是否认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沟通，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出路？

作者：是的。现在现代文学研究势头在减弱，原来有好几家刊登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刊物现在都纷纷停刊，或者内容转向。这种学科研究的盛衰现象我以为是极其正常的，正象前几年拨乱反正的高潮中，现代文学研究一下子兴盛起来也是有其社会原因的一样。在那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也刚刚恢复，在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中还有许多禁区未能冲破，这就促使许多青年人把眼光转向历史，从现代文学中去寻求当代文学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当时现代文学正好成为历史与现状的中介：研

究古典文学离现实太远，不符合广大青年关心现实改革的心愿，研究新时期文学又离现实太近，有许多现象不容易一下子说清楚。这样，离现实不远不近，有许多源头可以解释现状，又有许多空白可以去大胆探索的现代文学研究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大批年轻的研究者。事后也证明，在八十年代头几年，现代文学的研究是全国各种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活跃的一门。但在近几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和全国学术讨论中双百方针的真正贯彻实行，当然，也因为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切内外原因都越来越为青年研究者研究当代文学提供了骋驰的用武之地。一九八五年文艺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掀起可以说是一个标志。这种局面不能不对原先孤立、封闭的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冲击，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青年人都越来越注目于当代新时期文学，这是必然的趋向。我认为当前现代文学研究所出现的衰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促使这门学科发生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冲破时间强加于它的束缚，

让它与当代文学联成一气。这样，随着当代文学的无限止发展下去，这门学科也会发展下去，并且不断地充实自身，更新自身。

编者： 那么你认为现当代文学打通研究以后，对当代文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

作者： 从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看，由于在研究领域中断了与现代文学的历史联系，许多文学源头在研究者心目中不甚了了，尤其是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文学，许多文学运动、文学现象都与抗战以后形成的文学局面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斩去了那一头，对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的解释只能是盲目的人云亦云。而且，由于“当代文学”时间下限的无限止延伸，又给人一种学科发展不稳定的感觉。尽管建国以后文学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至今还被有些同志认为对它只能作评论而不能作史的研究。把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与以前的文学割裂开来，自然只能在零星碎片中进行评论而无法作综合的、宏观的研究，也自然只能是鉴赏性的或阐释性的批评。近年来

关于当代文学要进行“史的研究”“综合研究”“系统研究”的呼声，正反映了摆脱这种局限的革新要求。如果我们把自“五四”起的新文学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都不会象无根之云那样飘忽不定，它们可以在新文学的整体框架上来确定各自的价值、地位与影响。

编者：正如你前面所提到的，有的同志认为当代文学不宜成史，因为它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还不能在学术上给以定论。你的“整体观”与这种观点是否有矛盾？

作者：我不清楚这种观点的全部理由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因为当代文学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或者说它还不能给以科学定论，就不能成为史，我以为是不对的。这里涉及到对历史的如何认识。历史可以分纯客体性与主客体性两类要素，纯客体性要素是指完全不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经验而存在于世的物体，如历史遗物、文学作品等等，主客体性要素是指借助于人的主观经验而保留下来的历史史料，如回忆录、记载报道、包括前人的史书等。依靠文字记载

下来的历史，本身就是主观性很强的。所谓时间的检验，其实就是由每一代人的主观检验，以后的人们当实物找不到时，就借助于这种一代代传下来的主观检验的成果作为依据来写历史。我以为我们今天把当代文学作史的研究，正是一种主观检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也是时间检验。文学作品离开了人的阅读，人的评价，它哪来的时间检验？至于学术上定论也是这样，我们评论界经常有人拒绝对新出现的作品作出估价，以为这还缺乏学术上的定论。但我感到奇怪的是，学术上的定论是怎么来的？它不是由我们去作的吗？我们写当代文学史，就是要给当代作品作学术上的定论。而且，我觉得写文学史的时间越近，它所接触的纯客体性要素越多也越可靠，譬如就现代文学史的几本专著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本书出版时间最早，里面所收集的材料也最多，它几乎成为我研究现代文学的入门启蒙书。我就是按书中所谈到的作品，一本一本去找来看的。所以我觉得

要保留新时期文学的材料，就应该把它当作史来研究，尽量地保持一些纯客体性的要素。

编者： 不过过去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部作品在发表时，社会效果的大小往往与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而文学史最终保留下来的，是艺术上的珍品，这里是存在矛盾的。

作者： 这样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写文学史的任务是要历史地评价作品，是不能完全把作品的政治社会效果与艺术效果分割开来的。当代的，尤其是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刚刚发表时可能因为各种外在原因而刺激起评论家的兴奋，给以过高的评价，这些情况也是存在的。但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入新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去评价，可能就会客观得多，也可能会避免那些名不符实的评价。“整体观”的好处之一，就是用历史的眼光去认识作品中出现的新因素，并及时发现这种新因素在文学史上的渊源和意义，使人客观地去评价它。

编者： 我认为你对文学史的研究，是建立在

充分尊重历史、理解历史的基础之上的，不是那种随意性的评论。但是，你从许多历史资料中获得的结论，又与过去文学史的定论不一样，显示了你的独特的研究个性。我想请你谈谈，在史学研究中，该怎样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相结合。

作者：文学史研究，是对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它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资料研究基础之上，这就是你所说的要尊重历史，理解历史。文学史研究当然存在对象的客观制约，你研究鲁迅，只能就鲁迅作品中所提供的东西作材料，不能拿巴尔扎克或雨果的作品作材料，这是研究对象的制约性。我是喜欢寻觅资料的，从来不认为资料对研究者会是一种累赘。尤其是要对文学史作出科学的鉴定和评价时，任何小聪明都无济于事，只有老老实实的下功夫，才能产生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思想。而过去的文学史研究，毛病不是出在太客观，而恰恰是太主观了。把左翼文艺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贬低一些有成就的民主作家，这难道是客

观的吗？文学史不提沈从文、废名、徐志摩、钱钟书、胡风、路翎等人的创作，难道不是一种主观选择的结果吗？正是由于这种主观选择，造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空白。因此我想今天要研究新文学史，第一步就应该从现存资料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被传统偏见扭歪了的历史真相。我有些观点，其实都是以史料说话的。譬如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前一阶段理论界如临大敌地加以讨伐，我只举了几个例子，无非是说明现代主义在“五四”新文学掀起时起过积极的作用，不必把它看得那样坏而已。过去“左”的路线要歪曲历史，总是千方百计不让人们接触事实真相，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把无知当资本，自己对历史进程起了绊脚石作用，还自以为真理在手，那是很可笑的。

至于你说到我对于这些史料的分析与过去文学史的定论有些不一样（不是完全不一样），我的研究出发点不是对以往客观事实的不尊重，而是对以往那些主观结论的怀疑。过去有些文学史著作的毛病，不

仅在于客观材料的缺乏，更重要的是思想的贫乏。尤其是一些集体编写的教材，仅仅是依循一个既定原则而填些说明性材料，缺乏个性。我觉得文学史著作与历史本身不一样，既然它成为一种文字形态表现的历史著作，就应该充分渗透研究者对历史的独特的理解。如果你的理解与过去的既定思想没有大的不同，还用你去浪费时间写书干吗？至于你刚才问到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我想，只要是一个严肃的、善于思考，又富有审美感受的研究者，他面对大量的文学史材料时一定会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当然，这里还包括研究者个人的思想修养，以及他的生活环境）。我不想标新立异，也决不想在学术研究中以新奇来炫耀，我想说的，都是我经过认真思考得来的。也许是过去那些被当作定论的观点起点实在太低，所以现在稍有些见解，就会被人视作创新。文学史著作是一种对以往文学的主观解释，不可能没有独立的见解，也不可能失去主体意识，但主体意识决不是不尊重史料，作任何随意性的解释，这是我